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自然之子”
黑鹤原生态系列

阿吉奈敖包下的狐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儿童文学

典藏书库

阿吉奈敖包下的狐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吉奈敖包下的狐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自然之子”黑鹤原生态
系列)
ISBN 978-7-5148-3559-5

I. ①阿… II. ①格… III. ①儿童小说 - 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958 号

AJINAI AOBAOXIA DE HU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责任编辑: 汪玥含	著者: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封面绘画: 尧立	美术编辑: 高煜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刘宏兴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5.5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2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978-7-5148-3559-5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目 录

001

呼和诺尔野猫

023

姐姐的鹤

041

阿吉奈敖包下的狐

067

猎獾

095

美丽世界的孤儿

163

注释



呼和诺尔[®]野猫



斯芬克斯很有耐心，一直趴伏在地面上纹丝不动，它选择的捕猎对象是飞在鸽群中的最后一只鸽子。



小猫不知道是谁带进营地的。

它很小，小得可怜，也许还没有满月，当它站在我手掌上的时候，并不比我的手大多少，我也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这么小的猫，我不太相信它能够活下来。

它可能是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游客在海拉尔市里买下的。当时购买者可能为它袖珍的可爱样子所吸引，爱心萌发，也许当时还认真地许下了要照顾它终身的诺言。我甚至无聊地猜测购买者也许是一对来草原旅游的情侣，而这只如同吉祥物般的小猫也就承担了他们在草原旅游时浪漫爱情见证的角色。但他们在即将完成呼伦贝尔草原的旅程时，似乎突然明白过来，这小猫是无法带上飞机的，而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为它办理烦琐的检疫证明。他们的爱心也就到此为止，小猫作为吉祥物角色的身份也就走到了终点。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吧，就像草原从来不仅仅是游



客看到的绿野牧歌，当游客散尽，秋风乍起，草原上的牧民所要忧虑的是畜群的膘情是否够好，牧草是否足够，而即将到来的是否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草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极不稳定的艰忍的生活。

我回来的时候，那背包就放在我的房车门口，打开背包，它就从里面爬了出来，我有些不知所措，但它迅速地攀上我的手臂，爬到我的肩头上。

背包里还有为它买的猫砂和猫粮，另外还有印着卡通猫图案的连体食碗和水碗。

将它留下的人，旅行的最后一站应该是参观呼和诺尔^①景区，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我的蒙古牧羊犬^②营地，决定把它留在这里。我不清楚他们通过什么做出判断，认为这里是一个适合收留小猫的地方。

这里是蒙古牧羊犬的繁育营地，我在营地繁育这种传说中能够驱赶并且杀死狼的东方咬狼犬的后裔，将繁殖的幼犬无偿赠送牧民，投放草原。如果被那些猛犬发现这只背包，背包本身和里面的小猫，都会迅速地成为它们单调营地生活的调剂，被撕扯得粉碎。还好，那些猛犬都关在笼子里。

我想，把它留下的人并没有做过什么选择，他们仅仅是将它留下，然后匆匆离去。

我把它带进了房车。

它适应得很好，很快就习惯了房车中的生活。事实上，它刚刚进入房车就爬上了我的床。对于它这么小的猫，那床也无异于摩

天大楼了，但它仅仅一跃，两只前爪钩住了床单，然后就这样顺着床单爬攀到了床上。很快，它就在枕头旁边的床单皱褶里找到了一个柔软温暖的位置，迅速地睡着了。

醒来后，它开始吃我为它放好的猫粮，从那只带有卡通图案的水碗里喝水，然后开始探索房车内部的结构。有时候我会找不到它，但它不过是钻到书架或者床下去漫游了吧。它一直贪恋我的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爬回到床上。但它太小了，晚上我总是怕自己在熟睡的时候一不小心翻身把它压扁。所以，在我入睡之前，我会在床的一角用毯子给它堆出一个暄软的小窝，把它安置在里面之后，才敢入睡。但即使如此，在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就缩成一团，睡在我的颈窝里。

它是一只小狸猫^③，那种很常见的身上带有条纹状狸色花纹的猫，雌性。

过了三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一直没有排便。背包里的猫砂我用一只鞋盒装了，放在门后的角落里。偶尔，我可以看到它爬进鞋盒，一本正经地撒尿，但整整三天却一次也没有排便。它的饮食都很正常，而且吃得很多，难道它是一头貔貅^④不成。

显然，在来到营地之前的日子里，它的饮食极不规律，购买他的人可能并不懂得怎样饲养幼猫，给它吃了很多并不适合它吃的食物。所以，它现在很有可能是便秘，排便不畅。我以前养过猫，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好解决。到了第四天的早晨，我发现猫砂盒里仍然没有它的粪便，于是用一只未加针头的注射器抽了



半管香油，从它的肛门直接注了进去。之后，我把它拎到猫砂盒里，它坐在那里，认真地努力了很久，但最终，仅仅是把我注进去的香油排了出来。我有事急着外出，想着如果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情况仍然没有改观，那么只有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了。

晚上回来，我在猫砂盒里还是没有发现它的粪便。尽管已经四天没有排便，它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适，看到我进来，直接抓住我的裤子一路向上爬上我的肩头。

所以，我必须采取应有的措施。否则，如果它的肠道一直被阻塞，很有可能会坏死。

我抱住它，左手固定住它的颈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它的腹部，一点点捏紧，仔细地摸索着。于是，它轻薄的身体就这样被我的两根手指控制在其中，我想要在它的内脏中找到那根被阻塞的肠子。事实上，比我想象得要简单，很快，我就摸到一段柴梗一样发硬的东西，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之后轻轻地向后碾动，动作轻柔，尽量不让它受伤。我可以感觉到那段阻塞的赘物开始移动，这样处置了一会儿，我又用整个手掌大幅度地揉搓着它的肚子。对于这种治疗性质的一番粗鲁的动作，它竟然表现得非常喜欢，惬意地伸展着四爪，跟我玩耍，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游戏。

忙完了这一番之后，我把它放开，它就攀着床单上床去了，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它卧进了我用毯子为它搭成的窝里，很快就睡去了。

但并没有过去多久，我正在看书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床上的

动静。它醒了，似乎是从一个梦中醒来，显得有些不安，慢慢地从自己的窝里站了起来，然后走到床边，攀着床单下了床。随后它的动作显得过于急切，直接冲向了门后的那个鞋盒。

它蹲在那里，挺直了尾巴，竭尽全力地努力着。它的尾巴颤抖着，随后，带着一种解脱般的放松，它似乎完成了。离开鞋盒之前，它还转身回头颇为疑惑地嗅了嗅，之后就跑开了，重新攀着床单回到自己的窝里去了。

终于通畅了。

它到来的时候是春天，到了秋天草尖泛黄的时候，它就已经成长为一只身上点缀着斑斓花纹的漂亮狸色大猫。它很少从营地中获得食物，更多的时候，它就以草原上遍地打洞的地鼠^⑤为食。为了获得一只地鼠，它可以顶着骄阳，纹丝不动地在那鼠洞边静卧一两个小时，而当地鼠失去了耐心从洞里露头的一刹那，它会猛地一挥爪子，将地鼠钩出洞口，扔到半空中，还没有等这地鼠落地，它已经凌空将地鼠咬住，叼住咽喉，一击毙命。它是天生的猎手，这种更为原始的食物也将它滋养得更加强壮，与普遍的家猫相比，它的体形更加硕大，被毛丰厚，看上去更像一头来自荒野中的小型的豹子。

其他的时候，它卧在距离地面一米多高的房车的门口晒太阳。

有两回营地里的牧羊犬跑了出去，看到正在营地里闲逛的它，追了过去。它只是几个腾越就蹿回到了房车中，那迅猛的程度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当第二年冬雪融尽，春天到来的时候，与成长一起到来的还



有它对同伴的渴望，那是猫的发情季节。

整天整夜，除了睡觉的时候，它都发出婴儿啼哭一样的悲惨叫声，让营地里的人和狗都倍感不安。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几乎根本不睡。

它在整个营地里四处游逛，发出那悲切的叫声。我知道它是想寻找一个伴侣，但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附近最近的营地恐怕也要十几公里，而这些营地里都没有饲养家猫。所以，它无法找到一个同类。这个事实对于它来讲确实有些悲哀。

它就这样声嘶力竭地嚎叫了两天。第三天的下午，我看到它孤零零地在草地上走走停停，然后慢慢地穿越草场，往山的方向去了。

它就这样在营地上消失了。

大概半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我走出房车时，看到它正蹲在房车前梳理自己的被毛，看起来跟离开时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也并没有在意。以前，它也会经常离开营地几天，之后总能安然无恙地回来。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它的发情期终于过去了，我不用再听它那彻夜撕心裂肺的哀嚎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注意到它的腰身变得肥硕，动作似乎有些笨拙，在行走的时候，肚皮几乎有些拖地。但我没有想得太多，只以为那是因为它的食物过于充足所致。那段时间，草原上的地鼠过量繁殖，几乎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鼠洞。它只要出去捕食，很快就能拖着肥硕的地鼠回来，然后在草垛上大快朵颐。

直到大概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无意中经过草垛时，听到从里面

传来细切的叫声。我慢慢地靠过去。在那里，母猫扒出了一个洞，它一般在那里享用自己捕获的地鼠。我曾经观察过它进食地鼠的过程，它总是吃得非常挑剔，一般会从头部剥开皮慢条斯理地进食。

草洞不深，我轻轻地扒开一些，在洞的底部，就露出了几个肉乎乎的小东西，最开始我没有搞清楚，还以为是地鼠，随后，我意识到，那是刚刚出生不久的猫崽。

母猫竟然产下了猫崽，而且是三只，它们幼小，身上那种跟母猫一样斑斓的狸色花纹却十分清晰。它们还没有睁开眼睛，挤成一团，像虫子一样地蠕动着。

我正打算凑近了看得更真切一些，那母猫不知从什么地方蹿了过来，挡在草洞前。它的口中叼着一只刚刚捕获的地鼠，从它的齿缝间发出即将发动攻击的蛇一样威胁的咝咝声。

为了不让它过于紧张，我及时地走开了。

像所有的动物一样，幼兽总是脆弱而易于受到捕食者的攻击。

我早就意识到这三只小猫在草洞里并不安全，决定把它们挪到房车里。但母猫在草洞里的时候，并不让我接近小猫。后来，我趁它出去觅食的时候，将小猫放在一个纸箱里，拿进了房车。它却并不领情，回来之后，迅速地在房车里找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将它们重新一只只地又叼回到草垛里。看到它如此大费周章，我也就决定不再干涉了。

但幼猫的存在早就被捕食者所窥伺。我不知晓它们是怎么知



道的，也许它们一直在营地中游移，只是因为敏捷谨慎而隐遁了形迹，当然也有可能是幼猫身上的气味或者叫声吸引了它们。

在这草原深处残存的原始食物链中，食物代表着一切。对于所有的生物，一切活着的、体形小的存在都会是食物。对于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的幼兽，危险总是无处不在。最初，营地里繁殖的蒙古犬的幼犬，还被经常放出来自由活动，后来，一头金雕叼走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之后，我就将所有的幼犬都关进犬舍里去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空中。对于这些尚未成年的幼犬，外面的一切都显得过于危险了。

黄昏，我正在房车里看书，听到草垛那边传来了叫声。那尖厉的嘶叫很不正常，更像是一种被惊吓的啼叫。

我拎着一根布鲁^⑥从房车里冲了出去，还没有等我跑到草垛那里，就看到一只体形细长的小兽从草垛上跳下，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那是什么，它的速度太快了，在昏暗的光线中，它因为一闪即逝的速度让我相信那更像一道闪亮的光，它的腰身如同弹簧一样柔韧。我仅仅是通过它消失之后存留在视网膜上的残留影像猜测，那是一只毛色棕黄动作迅猛的小形鼬科动物。应该是黄鼬^⑦或者艾鼬^⑧，或者是某种并不被人所了解的鼬科的品种。

草洞里昏暗，我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很快，外出寻找食物的母猫就回来了。那整个夜晚，营地上都回荡着那母猫失魂落魄的哀嚎。

第二天，我看到草洞里只剩下一只猫崽，另外两只，不知道是

被那只鼬吃掉了还是叼走了，总之是不见了。

对于这只硕果仅存的猫崽，母猫倍加呵护，轻易不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出去觅食总是匆匆来去。大概是因为独享了母猫的乳汁和照顾，这只猫崽体形大得出奇，刚刚满月的时候，大小已经与母猫不相上下。随着渐渐长大，它的毛色也在发生变化，原来身上那种清晰的斑纹开始幻化为一种模糊晕染般的夹杂着棕黄的灰黑色，更接近秋日丛林颜色。它的四腿很长，异常粗壮，而尾巴像是折断了一样，显得有些过于短粗，我猜想也许是在被那只鼬攻击时失去了一部分。而它身上最为醒目的是，它的两耳耳尖上生着两绺耸立的黑色长毛。

这只猫崽第一次离开草洞出现在营地上的时候，我惊叹于它那精美的毛色和壮硕的体形，如果在人类的世界里，它更像是一个拥有健美冠军般体形的不谙世事的孩子。它拥有不可思议的弹跳力，尽管有些笨拙，它还是毫不费力地直接从地面跳进了离地一米多高的房车里。

它在房车里谨慎地走动，像所有的猫崽一样，对于一切都表现出足够的好奇。随后，它跳到了我的书桌上，在凌乱的书桌的一角轻轻地坐下。我注视着它的侧影，审视它那巨大的爪子和剽悍的体形，还有耳尖那两缕长毛。眼前的一切已经可以证明并且说服我得出一个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结论——这只猫崽，很有可能是母猫与一头野生猓猓^①杂交后的产物。自这片草原一直往东不远的山地，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那里的莽莽山林就是猓猓的游



猎之地。就在几年前我做关于蒙古牧羊犬的调查时，在鄂温克旗，就发生过猞猁夜晚偷袭羊群的事件，两头凶悍的蒙古牧羊犬咬死了那头已经衰老的野兽。那个事件，成为我书中蒙古牧羊犬不惧野兽的一个重要的佐证。

但我也很清楚，这种可能性简直是微乎其微。一般情况下，猞猁更愿意将家猫当作食物。不过，在神奇的自然界中也许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使鹿鄂温克人的营地，我就曾经见过一头据说是狐与犬杂交的红色猎犬。我的一位饲养猛犬的朋友一直以来就用狼来改良自己的狼犬，以期获得一种拥有狼的凶悍和犬的顺从的新型猛犬。

同科动物杂交并产生后代，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猫崽在春天出生，而它的个头，就像雨后的牧草一样，疯狂地飞长，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确信，它的体内至少流着一半荒野的血，它无论如何不是母猫与另一只雄性家猫结合的产物。

当它在屋檐下的平台上醒来，站在上面伸过懒腰之后发呆的时候，噢，那侧影，雄壮高大，丰厚的皮毛上显现出团花状的淡淡斑纹，而那耳尖上两缕耸立的长毛，在微风中轻轻拂动。这一切，无不在标榜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无论如何没有人会相信它是一只家猫，它更像某种拥有超凡力量的野兽。

我喜欢看它黄昏时立在屋顶向远处凝望的侧影，美极了，像斯芬克斯。

所以，后来，营地的人也这样称呼它，叫它斯芬克斯。

总之，它不是普通的家猫，是家猫和荒野里野生猫科动物的

杂交产物，是野猫。

很多时候，我一直认为猫其实不过就是被缩小了的虎，即使家猫也同样如此，它们捕猎的本能从未被遗忘，人类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地驯服它们。即使它们会在人类的居所中停留，但只要需要，它们随时都会离开，从不留恋。

斯芬克斯很快就证明了自己野性的一面。

在初夏的一天，我看到它正叼着一只白色的鸟儿穿越营地前的平地，那鸟儿的颜色过于洁白，应该不是野鸟，而是营地里的鸽子。随后，我意识到，它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样做了。

营地里的两个房车——也就是下面带有轮子更容易移动的板房，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建造时，在屋檐下留了不到十公分的缝隙，从那里可以进入中空的坡形屋顶内部的空间。此处所吸引了草原上的鸽子，最初只有几只，后来，经过繁殖和新的成员不断加入，两个房车的屋顶空间里就住了大概有二三十只左右的鸽子。

曾经有一只游隼就栖落在营地附近，每天追逐这些鸽子。鸽子一旦发现那如同箭矢般的黑色身影在空中出现，会在第一时间飞回营地，钻进屋檐下或者落到地面上。只要它们能够在游隼的利爪抓住它们之前降落到营地的地面上，就安全了。天空是这种猛禽翱翔的猎场，而地面，是令它们感到恐惧的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被追得丢盔解甲的鸽子飞到营地上空之后以一种坠落的姿势落向地面，当然，比自由落体更快，它们在拍打着翅膀加速，只为更快地降落到地面上。而紧随其后的是一道黑色的影子，从